

明代画家唐寅有一幅扇面,叫《蜀葵图》,画上有题诗:“端阳风物最清嘉,猩色戎葵乱着花。雄黄更扰菖蒲酒,杯里分明一片霞。”戎葵即蜀葵,每年五月,蜀葵花争相盛开,有红、黄、紫、粉、黑等数不尽的颜色,花开成片,灿若云霞,宛如身披霓裳的仙子。

# 蜀葵:唯一以蜀为名的花 李白念之思故乡 岑参借其叹年华



蜀葵

### 晋代就有蜀葵之名

蜀葵是唯一以蜀为名的花。清朝康熙年间,浙江人陈淏子在他77岁高龄时,在西湖边著成《花镜》一书。这部流传甚广的花木栽培著作介绍了蜀葵:“蜀葵,阳草也……来自西蜀,今皆有之”。

蜀葵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隶属于锦葵科蜀葵属。人们普遍认为,蜀葵的原产地为四川,名字中的“蜀”字,就证明了它的基因来源。

近年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郫都区波罗村遗址的商周地层中发现了一枚锦葵属的种子,锦葵属和蜀葵蜀当属近亲,同属于锦葵目之下的锦葵科、锦葵科之下的锦葵族,只是分属不同。很有可能早在商周时期,蜀葵就已大片地盛开在成都平原。

在中国最古老的辞书《尔雅》中,蜀葵被称为“葍”和“戎葵”。《尔雅》云:“葍,戎葵。”为什么称之为“戎葵”?古代称西边的民族为“西戎”,“戎葵”之名,是表明这种植物的产地是“西戎”。而古蜀国则地处中国西南。

晋代傅玄有一篇《蜀葵赋》:“蜀葵,其苗如瓜瓠,尝种之,一名引苗而生华,经二年春乃发。”说明至少在晋代,蜀葵的名称已经叫开了。

在民间,很多人对蜀葵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对蜀葵这种花却非常熟悉,它有很多“土名字”,叫得最多的是“棋盘花”“一丈红”,还被称作戎葵、吴葵、胡葵、荆葵、唐葵、立葵、花葵、红葵、大花、苾苾、一片红、单片红、梅雨葵、熟季花、蜀季花、蜀其花……蜀葵堪称中国俗名、别称最多的花卉之一。

### 历代皇家园林中的主角

其实,蜀葵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植物,既能耐住严寒,又能忍受酷暑,在我国



明唐寅《蜀葵图》扇面  
(上海博物馆藏)



徐悲鸿《蜀葵》

广袤的大地上,处处可见蜀葵的身影。蜀葵还曾出现在敦煌壁画中,并通过北方、南方、海上三条丝绸之路被引种到南亚、中东、欧洲各国,是最早被引种到欧洲的中国花卉之一。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园林中都可看到蜀葵的身影。蜀葵还出现在丢勒、提香、鲁本斯、塞尚、莫奈、梵高等西方著名画家的大作中。

在中国历史上,蜀葵更是历代皇家园林中的一个主角。从汉代汉武帝的上林苑、三国曹操的铜雀台、南北朝梁元帝

的湘东苑、隋朝隋炀帝的洛阳西苑、唐朝唐太宗的东都苑、宋朝徽宗的华阳宫到清朝的圆明园,都有蜀葵的情影。从五代花鸟画家周文矩,到北宋的赵昌,南宋的李嵩、毛益、鲁宗贵,元代的钱选、唐棣,明代的戴进、文嘉、吕纪、王渊、沈周、文征明,清代的王武、恽寿平、蒋廷锡、马荃、余樾、李鱓、奚冈、翟继昌、张熊,以至近现代画家沙馥、吴昌硕、齐白石、程瑶笙、陈半丁、陈师曾、徐悲鸿、潘天寿、张大千、李苦禅、江寒汀、胡琴青、陈子庄、俞致贞、程十发等,都创作了众多展现蜀葵花美丽的绘画作品。

从2013年起,成都市周小林与成都市植物园紧密合作,在金堂栽培了300亩蜀葵,是目前世界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蜀葵花海,包含390个品种,还培育出诗韵、红粉佳人、天竺少女等新品种。同时,双方联合成立中国蜀葵研究中心,共同完成世界上第一本详细介绍中国蜀葵的《中国蜀葵品种图志》编撰工作。

### 曾出现在李白岑参的诗中

蜀葵作为一种本土花卉,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在诗经中,有一种花叫“苳”,当是蜀葵的近亲。《陈风·东门之枌》咏道:“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视尔如苳,贻我握椒。”在这首诗中,“苳”显然是人们心目中非常美好的一种花卉植物。

关于蜀葵最著名的一首诗《蜀葵花歌》,出自唐代著名诗人岑参之手:“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这首诗,借蜀葵感叹年华的易逝,劝勉世

人人人生苦短,要珍惜光阴。

长于四川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流夜郎题葵叶》:“惭君能卫足,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李白晚年被流放夜郎,以这首诗表达了对锦江边蜀葵留守故园的羡慕之情。

蜀葵极易栽培,即使播种在贫瘠的土地上都能生根、发芽、开花,大片大片地生长,它的这一特性也受到诗人的打趣,唐代诗人陈标咏《蜀葵》曰:

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家。  
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嫌处只缘多。

这首诗说,蜀葵颜色绚丽,能与牡丹争艳,只是生长得太过繁茂了。

宋代的司马光在《和昌言官舍十题·蜀葵》一诗中也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他写道:

白若缙初断,红如颜谷配。  
坐疑仙驾严,幢节纷骈罗。  
物性有常妍,人情轻所多。  
菖蒲浣日秀,弃掷不吾过。

这首诗说,蜀葵花像仙子一样美丽,但是因为太过常见了,不被人们所珍视。

明代画家唐伯虎在《川泼棹》曲中写道:“海榴半吐绽,蜀葵如锦簇”,形容初夏蜀葵花开如锦簇的繁盛场景。

蜀葵的“高”也引起了诗人的关注,蜀葵可高达丈许,因其花多为红色,在江浙一带被称为“一丈红”。据《西墅杂记》记载,明成化年间,一日本使者来到中国,见栏前蜀葵花,不识,问人才明白,遂题诗云:“花如木槿花相似,叶比芙蓉叶一般。五尺栏杆遮不尽,尚留一半与人看。”这首诗说,蜀葵的花与叶没有什么特别,但其身量之高,令人称奇。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 荣县:大观桥消失 牌坊留美名

□钟学惠

自贡市荣县东佳镇越溪河畔,一个地名叫老筒车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坐东向西的功德牌坊,它就是大观桥牌坊。

从前,老筒车两岸的东佳镇、保华镇村民因越溪河阻挡,依靠渡船通行,出行极不方便。东佳一边的虞家和保华一边的杨家是两个大家族,相传杨、虞两姓的儿子,同年考中秀才,轰动方圆几十里。村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纷纷前往祝贺。两家人为感恩父老乡亲,共同出资建了一座大观桥。虽然这仅是一座低矮的石板桥,但在当时极大地解决了两岸村民跨河出行的问题。两岸村民感念杨、虞二姓的善举,募资建了这座功德牌坊。

据《荣县志》记载,大观桥建于清同治

十二年(1873年),坊以桥名。又因其地处老筒车,又称老筒车牌坊。牌坊正中的板上阴刻“大观桥”三个大字。顶上为一组花卉和一小龛,龛内阴刻“上谕颁行”四个字,周围饰二龙抢宝,彰显着大观桥的建成开通意义非凡,开通礼仪规格极高。

牌坊有三副对联,牌眼两旁的对联上联已风化,仅首字“九”依稀可辨;下联是“万姓仰徽猷”。徽猷,美善之道。当地百姓对虞杨两家功德的溢美并未随着石刻的风化而消失。牌坊的翘角、鸱吻、抱鼓石、石狮,已不知何时被毁,斗拱上的浮雕有戏剧人物、花卉虫鱼、宝剑书卷、村落住宅,雕刻精美,栩栩如生,展示着荣州历史文化风情与石刻艺术的精美。

2007年,大观桥牌坊被确定为“自贡市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60年代,当地政府出资在紧邻大观桥的下方修建了一座三拱的石拱坝,并在东佳一侧修建了一座小水电站。水位抬高,大观桥从此隐没。2013年,当地又在石拱坝下方十米开外,投资修建了一座约8米宽的南瓜桥。从大观桥到石拱坝再到南瓜桥,越溪河两岸百姓的交通条件逐步改善。越溪河水越过拱坝,形成水瀑,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景观。伫立河畔的大观桥牌坊见证着越溪河两岸的巨大变迁。

作为功德碑,龛内的“上谕颁行”四字值得考究。然查遍各种记载大观桥牌

坊的文献,均无对这四字背景进行说明或解读的内容。笔者这里试着解读一下:

“颁行”的意思不难理解,即颁布通行的意思;“上谕”,即皇帝发布的命令或公告,联系起来就是皇上诏谕开通大观桥的意思。史志上并没有虞家或杨家关于诏书的记载。但在当时,诏书肯定是存在的,不然谁敢冒杀头之险写下“上谕”二字呢?也有专家认为,“颁行”是准予修建大观桥牌坊的意思,“上谕”也不一定是皇上的圣旨,可能就是内阁或省一级文书。但无论如何,至少大观桥的修建与开通,无疑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件重大的慈善工程、民生工程。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